



乡音

“文化宁海”微信平台新近开了个《宁海之声》视频专栏,美女西湖雨主播,土得掉渣的宁海话从她那红红的双唇间巴啦巴啦地往外蹦,就像一片春天的小雨点打在我平静的心湖上,荡起了柔柔的涟漪……

乡音,对于一个有过多年漂泊经历和长期客居他乡、生活在普通话为主语境中的人来说,是一把“声控钥匙”,闻声即启,泛滥一股乡愁。每一次,倘有乡音从耳际飘过,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循声张望,无论对方是男女老少、锦衣粗布,都觉得可亲温暖。

记得有一次,我在城区打的。当时还没有支付宝,没有滴滴。我知道自己口袋空空没有一分钱,但无碍,因为我是回家。我向司机说明情况,请他在到达小区稍等。

他说,没事,快去快回吧。

听他的话,像是北路口音。宁海是个小县,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地方口音却各具特色,差别蛮大。

我试探着问,你是强蛟镇人?他说,是。我说,我老家是强蛟下浦后舟村。他说,我也是!

“形容不识字乡音”。我赶紧说,我是“人”字辈的。他哈哈一笑,打量了我一下,原来是老哥啊!

乡音连起的是一方稻米飘香的土地、一些故人、一段段沧桑旧事。尽管我的父亲年轻时就走出后舟,离开了老家,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人,但老家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有曾经那样溺爱我的爷爷,有一群如今已面貌模糊、只记得一个个名号的玩伴。

虽然我和他素昧平生,在老家也没有一个可以继续深化的交叉点,但并不妨碍这场相遇成为我们之间擦肩而过的美好记忆,因为,我们一脉相承。

到了目的地,他挥挥手一溜烟地开走了。

乡音如歌,是一首有如山风一样清冷甜美的晨曲;乡音似花,就像一朵朵杜鹃、山茶,或者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清新芬芳;乡音是陈年的米酒,浓郁醇香,醉的是心,抚慰的却是灵魂。

1994年1月,我在广东深圳一间台商的办事处做文员。工作之余,我请假外出,在深南大道林立的星级酒店推销家乡一家剃须刀厂生产的一种一次性剃须刀。我想,如果这些酒店能把这种剃须刀配进客房,一定会取得可观的销售业绩。我从这家酒店进,那家酒店出,又从这家酒店出,那家酒店进,一遍又一遍地向管家部、后勤部或者供应部的工作人员推荐产品。正是三九、四九的深寒季节,深圳却骄阳似火,宛如炎炎盛夏,我汗流浹背,衬衣一次又一次地湿透,口干舌燥,身心俱累,仍然一无所获。

就在我心灰意冷时,一家酒店接待我的男生突然问,你是浙江人?

我回答,是的,我是宁波的。那时,我一口“甬江牌”的普通话。

他说,我是温州的,我们是浙江老乡啊!

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近了,他同意将一次性剃须刀先放进商务中心试试。尽管后来并无多少销售,但当时那种暖心的感觉始终无法相忘。

八九年前,我随一个考察团去巴西。那天,在里约热内卢,我们从海边沙滩回酒店。巴西的海滩举世闻名,正是九月初,阳光明媚,海风鼓荡,海浪翻腾作舞,许多游人将自己赤身埋在细软的沙滩里,枕海听潮,遮阳伞花枝招展,像一朵朵彩色的蘑菇。一路上,我们还沉浸在迷人的海岸风光中,兴奋得七嘴八舌。这时,一个相向而行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喜出望外地问:“嗨,你们是中国人的!”

那个时候,席卷全球的全民旅游热才刚刚开始,巴西又远在地球的另一端,并且由于个人工作、生活圈子的原因,这位身处巴西的中国朋友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动听而亲切”的普通话了。

他请了一天的假陪伴我们,热情地充当我们的导游。道别的时候,他眼中一片晶莹闪亮,他说,讲了整整一天的话,就俩字,满足!

是啊,在大洋的彼岸,在遥远的其他国度,对于远离祖国的游子来说,普通话又何尝不是拨动心弦的乡音呢?

有时候,乡音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标示着我们身上的某一方面;有时候,乡音囊括了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从肤色到习性,从思想到灵魂,从活着到死去!

□魏人彪

旅行袋里的父爱

□张晓红

父亲生前是上海工人,曾在上海工作了几十年。他常常选择在过年之时回家来休探亲假。乘“民主三号”轮抵宁波,再转乘班车到家。舟车劳顿,于清瘦文弱、一直任文职工作的父亲来说颇感吃力,因为他每次回家,总是携带两只灰黑色、装得鼓鼓囊囊的人造革旅行袋。

小时候总觉得,那两个父亲扛来的旅行袋,似乎是能变出各种好东西的魔术袋。

母亲喜滋滋地一一理出来,说:大都是给你们小孩子的东西。但我们见到:有父亲单位过年配给的年货,他都带回家了;有当时乡下紧缺的白砂糖和肥皂,还必有一包烤麸干。当时乡俗:有家人从外回家,要“分汤水”给邻居一起分享。母亲就把一包白砂糖匀分两包,肥皂对切或切三块,分给众人。父亲总是满怀感激地说:糖和肥皂都是厂里同事省下来送的。烤麸干又是董师母储起来晒干了给我们的,我们烤好后也分送给邻居尝尝。

接下去,袋里真的都是给我们小孩子的东西了:有用大号腰圆铝饭盒装得满满实实的红绿玻璃纸包裹的糖果,还有一盒盒小包装的动物饼干、蜜饯、话梅……这些吃食在当时的乡下无从购买。除了给亲友间的小孩分尝一些,其余的父母都给我们分开保存。

袋里的东西理到最后,父亲会笑眯眯地要我们闭上眼睛,待他喊“一二三”,才可睁开来,原来是姐弟四人一人一份的礼物。姐姐和我有漂亮的小手帕、发夹、小围巾,两个弟弟有玩具、手套。每个人都有漂亮的文具、连环画和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书,我们都欣喜万分。父亲叮嘱我们:书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看,我下次就会再给你们带来。所以,那些留存下来的书,都是看得破旧的。

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我们也已长大,不需要如儿时那样,父亲再给我们一人一份礼物了。但有一次,他回家郑重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最好的礼物!他从旅行袋里捧出了一沓沓的书。啊,竟然都是一本本簇新的书。那都是我们梦寐以求想看却看不到的——“文革”时的禁书。已从报上读到:上海新华书店在公开发售这些禁书,盛况空前,排队买书的队伍长达好几里。虽是跃跃欲试,终因鞭长莫及而作罢。这会儿,我们姐弟几个向往渴求的一本书竟然出现在了眼前,忙惊喜地询问父亲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说:买书的人都是通宵排队,我不能去,是厂里同事的几个儿女连夜排队帮我买来的。你们要珍惜,要仔细阅读。

今日,在我们的书柜里,依然还码放着这些中外名著。欣慰的是,当年父亲退休回家,也成了这些中外名著的忠实读者。

第二年,父亲还用旅行袋给我们背来了一套三大本的《辞海》。当时书价是50元,那是“巨款”,一套书的重量是二十多斤。母亲心疼钱又心疼父亲肩痛手臂酸地背来,再三关照我们要仔细地看,并要保存好,不能损坏。

父亲的旅行袋,为我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背来过物质上的惊喜和享受;当我们成年后,又为我们背来了向往渴求的精神食粮,一直到他退休。虽然这之前,乡下的物资已丰富多彩,但他还是要把上海的好东西用旅行袋拎些来给我们,不辞辛劳,乐此不疲。

旅行袋还在,我舍不得扔掉。底部已经磨损,那两根结实的布带子,已卷边发霉。父亲常常是用两条结实的带子把两只袋扎好,一前一后放肩上背来。

浩瀚的父爱,令人难忘。

总第6351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